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尺八

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有長者子名曰耶舍聰明利根極大巨富閻浮提中最高第一服天冠瓔珞著無價之寶履其於中夜與諸妓女相娛樂已各還寢息忽從眠覺見諸妓女或有伏卧或有仰眠頭髮蓬亂涎唾流出樂器服玩顛倒縱橫既見是已生厭離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灾怪之內於不淨中妄生淨想作是念時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門自然開尋光而去趣鹿野苑路由恒河高聲唱言苦哉怪哉佛言耶舍汝便可來我此今有離苦之法耶舍聞已所著寶履價直閻浮提即便脫之度於恒河往詣佛所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顏容挺特威德具足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五體投地頂禮

佛足唯願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善哉善男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來即便隨順其根而為說法耶舍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是時耶舍聞說此語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是如來重說四諦漏盡意解心得自在成阿羅漢果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來猶見耶舍著嚴身具即說偈言

雖復處居家 服寶嚴身具 善攝諸情根
 厭離於五欲 若能如此者 是為真出家

雖身在曠野 服食於麤澀 意猶貪五欲
 是為非出家 一切造善惡 皆從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 皆以心為本

爾時耶舍既聞如來說此偈已心自念言世尊所以說此偈者正當以我猶著七寶我今

宜應脫如此服即便禮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髮鬚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耶舍父既至天曉求覓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惱悲號涕泣緣路推尋到恒河側見其子履心自思惟我子正當從此道去即尋其跡天六至於佛所爾時世尊知其爲子故來至此若使即得見耶舍者必生大苦或能命終便以神力隱耶舍身其父即便前到佛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於是如來即隨其根而爲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時耶舍父聞說此言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而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來既已知其見於道跡恩愛漸薄而問之言汝何因緣而來至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

曰耶舍昨夜之中忽失所在今但推求見其寶屐在恒河側追尋之跡故來至此爾時世尊攝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見耶舍心大歡喜語耶舍言善哉善哉汝爲此事真實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他汝今在此故令我來得見道跡即於佛前受三自歸於是閻浮提中唯此長者爲優婆塞最初獲得供養三寶爾時又有耶舍朋類五十長者子聞佛出世又聞耶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各自念言世間今者有無上尊天八長者子耶舍聰慧辯了才藝兼人乃能捨其豪族棄五欲樂毀形守志而爲沙門我等今者復何顧戀不出家耶作是念已共詣佛所未至之間遙見如來相好殊特光明赫弈心大歡喜舉體清涼敬情轉至即前佛所合掌圍遶頭面禮足諸長者子宿植

德本聰達易悟如來即便隨其所應而爲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說此語已諸長者子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又爲廣說四諦時五十比丘漏盡意解得阿羅漢果爾時始有五十六阿羅漢是時如來告諸比丘汝等所作已辦堪爲世間作上福田宜各遊方教化以慈悲心度諸衆生我今亦當獨往摩竭提國王舍城中度諸人民諸比丘言善哉世尊爾時比丘頭面禮足各持衣鉢辭別而去爾時世尊即便思惟我今應度何等衆生而能廣利一切人天唯有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在摩竭提國學

於仙道國王臣民皆悉歸信又其聰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難摧伏我今當往而度脫之思惟是已即發波羅柰趣摩竭提國日將昏暮往優樓頻螺迦葉住處于時迦葉忽見如來相好莊嚴心大歡喜而作是言年少沙門從何所來佛即答言我從波羅柰國當詣摩竭提日旣晚暮欲寄一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違但諸房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極爲潔淨我事火具皆在其中此寂靜處可得相容然有惡龍居在其內恐相害耳佛又答言雖有惡龍八六但以見借迦葉又言其性兇暴必當相害非是有惜佛又答言但以見借必無辱也迦葉又言若能住者便自隨意佛言善哉即於其夕而入石室結跏趺坐而入三昧爾時惡龍毒心轉盛舉體烟出世尊

即入火光三昧龍知是已火焰衝天焚燒石室迦葉弟子先見此火而還白師彼年少沙門聰明端嚴今為龍火之所燒害迦葉驚起見彼龍火心懷悲傷即勅弟子以水澆之水不能滅火更熾盛石室融盡爾時世尊身心不動容顏怡然降彼惡龍使無復毒授三歸依置於鉢中至天明已迦葉師徒俱往佛所年少沙門龍火猛烈將無為此之所傷耶沙門借室我昨所以不相與者正為此耳佛言我內清淨終不為彼外灾所害彼毒龍者今在鉢中即便舉鉢以示迦葉迦葉師徒見於沙門處火不燒降惡毒龍置於鉢中歎未曾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雖復神通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世尊語迦葉言我今方欲停止此處迦葉答言善哉隨意是時如來於第

二夜坐一樹下時四天王夜來佛所而共聽法各放光明照踰日月迦葉夜起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語弟子言年少沙門亦事於火至明日曉往詣佛所問言沙門汝事火耶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三夜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初昇迦葉弟子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而白師言年少沙門定事火也至於明日往詣佛所問沙門言汝定事火佛言不也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是其光耳于時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神德雖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見有光明在如來側沙門必定事於火也明日問佛汝定事火佛

言不也大梵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
迦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
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
於晨朝時俱欲然火火不肯然皆向迦葉具
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

所爲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
子各事三火且欲然之而火不然佛即答言
汝可還去火自當然迦葉便還見火已然心
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
真也諸弟子衆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
滅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
此亦當是沙門所爲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
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滅火而火不滅佛即
答之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
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

我道真也爾時迦葉自事三火晨朝欲然火
不肯然即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爲即往
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火而不肯然佛即答
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然迦葉便歸見火已然
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
道真也於時迦葉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
令滅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爲即往佛
所而白佛言我朝然火今欲滅之而不肯滅
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
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
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諸弟子衆晨朝破
薪斧不肯舉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
心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爲即與弟子來
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破薪斧不
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舉迦葉便

歸見諸弟子斧皆得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
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弟子即
得舉斧復不肯下還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
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
子往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六且欲破薪
斧既得舉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當
令斧下迦葉既歸見諸弟子斧皆得下心自
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
也爾時迦葉於晨朝時自欲破薪斧不得舉
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
白佛言我且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
還去斧自當舉迦葉既還斧即得舉心自念
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迦葉斧既舉已又不肯下心自思惟此亦當
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斧已舉

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下迦
葉即歸斧即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
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即白佛
言年少沙門可止住此共修梵行房舍衣食
我當相給于時世尊默然許之迦葉知佛許
已還其所住即勅日日辦好飲食并施牀座
至明食時自行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
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閻浮洲取閻
浮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
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
而先至此佛以鉢中閻浮果以示迦葉而語
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
果佛言從此南行數萬踰闍那彼有一洲其
上有樹名曰閻浮緣有此樹故言閻浮提我
此鉢中是彼果也於一念頃取此果來極為

香美汝可噉之於是迦葉心自思惟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神通變化殊自迅疾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住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

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

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弗婆提取菴摩

羅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

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

而先至此佛以鉢中菴摩羅果以示迦葉而

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

此果佛言從此東行數萬踰闍那到弗婆提取此果來名菴摩羅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觀其神化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

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

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

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瞿陀尼取呵梨

勒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

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

而先至此佛以鉢中呵梨勒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西行數萬踰闍那到瞿陀尼取此果來名呵梨勒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觀其神通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鬱單越取自然

粳米飯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粳米飯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飯不迦葉答言不識此飯佛言從此北行數萬踰闍那到鬱單越取此自然粳米飯來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雖復神通難可測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

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爾時世尊呪願既畢即便取食獨還樹下食

竟心念須水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

屈伸臂頃從天來下到於佛前頭面禮足即

便以手指地成池其水清涼具八功德如來

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畢為釋提桓因說種

種法釋提桓因既聞法已歡喜踊躍忽然不

現還歸天宮是時迦葉於中食後林間經行

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今日受食還歸樹下我

當往彼而看視之即詣佛所忽見樹側有一

大池泉水澄淨具八功德怪而問佛此中云

何忽有此池佛即答言且受汝供還歸此食

食訖須水澡漱洗鉢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從

天上來以手指地而成此池爾時迦葉既見

池水復聞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門有大威

德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別於他日林間經行見糞穢中有

諸弊帛即便拾取欲浣濯之心念須石釋提

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往香山

中取四方石安置樹間即白佛言可就石上

浣濯衣也佛復心念今應須水釋提桓因又

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淨水置方石所釋提

桓因所為事畢忽然不現還歸天宮爾時世

尊浣濯已竟還坐樹下是時迦葉來至佛所

忽見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

中云何有此二物心懷驚怪而往問佛年少沙門汝此樹間有四方石及以石槽從何而來於是世尊即答之言我向經行見地弊帛取欲浣之心念須臾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來迦葉聞已歎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力能感諸天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入指地池而自洗浴洗浴訖已心念欲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迦羅迦枝葉蔚映臨於池上樹神即便按此樹枝令佛攀出還坐樹下于時迦葉來至佛所忽然見樹曲枝垂蔭怪而問佛此樹何故曲枝垂蔭佛即答言我於向者入池洗浴出無所攀樹神致感爲我曲枝於是迦葉見樹曲枝又聞佛言歎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門乃有如此大威德力

能感樹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當來就我作七日會年少沙門若來在此國王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見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願此沙門於七日中不來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詣北鬱單越七日七夜停彼不見過七日已集會訖畢國王辭去迦葉心念年少沙門近於七日不來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既有集會餘饌欲以供之其若來者善得時宜於是世尊即知其意從鬱單越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其前于時迦葉忽見如來心大驚喜即問佛言汝近七日遊行何處而不相見佛即答之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於七日中就汝集會汝起心念不欲

見我是故我往北鬱單越以避汝耳汝今心
念欲令我來所以今者故來詣汝迦葉聞佛
說此言已心驚毛豎而作此念年少沙門乃
知我意甚為奇特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
世尊又於他日心自思惟優樓頻螺迦葉根
緣漸熟今者正是調伏其時思惟是已即趣
尼連禪河既到河側是時魔王來詣佛所而
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
涅槃何以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脫今者正是
般涅槃時如是三請世尊爾時答魔王言我
今未是般涅槃時所以者何我四部衆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應度者
皆未究竟諸外道衆悉未降伏爾時如來亦
復三答魔王聞已心懷愁惱即還天官世尊
即便入尼連禪河以神通力故今水兩開佛

所行處步步塵出使兩面水皆悉涌起迦葉
遙見謂佛沒溺即與弟子乘船而來既至河
側見佛行處皆悉塵起歎其希有而自念言
年少沙門雖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
道真也是時迦葉即問佛言年少沙門欲上
船不佛言甚善于時世尊即以神力貫船底
入結跏趺坐迦葉見佛從船底入而無穿漏
歎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乃有如是自
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阿羅漢也佛即語
言迦葉汝非阿羅漢亦復非是阿羅漢向汝
今何故起大我慢迦葉聞說如此語時心懷
愧懼身毛皆豎而自念言年少沙門善知我
心即自佛言如是沙門如是大仙善知我心
唯願大仙攝受於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者百
二十歲又復多有弟子眷屬又爲國王臣民

所敬若欲決定入我法者先與弟子熟共論
詳迦葉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勅然我內心
非不決定為當還與弟子論耳作此語已即
還本處集諸弟子而語之言年少沙門住此
以來見其種種神通變化極為奇特智慧深
遠性又安庠我今便欲歸依其法汝等云何
弟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門既
為尊者之所歸信豈當有虛我等亦見有諸
奇異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願隨從歸
依于時迦葉聞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與
俱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歸依唯
願大仙時攝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
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隨所應廣
說四諦于時迦葉聞說法已遠塵離垢得法
眼淨乃至漸漸成阿羅漢爾時迦葉五百弟

子既見其師已為沙門心生願樂亦欲出家
即白佛言我等大師已為大仙之所攝受今
成沙門我等亦樂隨大師學唯願大仙聽我
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
成沙門於是世尊即為轉於四諦法輪時五
百弟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成須陀洹果漸
漸修行乃至亦得阿羅漢果爾時迦葉及五
百弟子以其事火種種之具悉皆捐棄尼連
禪河師徒相與隨佛而去爾時迦葉二弟一
名那提迦葉二名伽耶迦葉各有二百五十
弟子在尼連禪河側居兄下流忽見其兄并
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來心大驚愕而自
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隨水
流將非惡人之所害耶是時二弟奔競相就
而共議言我兄今者若復不為惡人所害諸

物何緣從水而來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
兄所即便相與逆流而上至兄住處空寂無
人心大悲絕不知其兄及諸弟子之所在處
四向推尋遇見舊人而問之言我仙聖兄及
諸弟子不知所在汝見之不舊人答言汝仙
聖兄與諸弟子棄事火具皆悉往於瞿曇之
所出家學道是時二弟聞此語已心大懊惱
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棄於阿羅漢道而
復更求他餘法耶即便馳往至其兄所到已
見兄并及眷屬剃除鬚髮身被袈裟即便跪
拜而問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羅漢聰明智慧
無與等者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故於今自
捨此道還從人學此非小事爾時迦葉答其
弟言我見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
一者神通變化二者慧心清徹決定成就一

切種智三者善知人根隨順攝受以此事故
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雖復國王臣民所
見宗敬世論機辯無能折者然非求斷生死
之法唯有如來所可演說能盡生死既值如
是大聖之尊而不自勵師彼高勝則是無心
亦為無眼二弟自言若如兄語決定是成一
切種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從佛
出家我等亦願隨順兄學即各語其諸弟子
言我今欲同大兄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汝意
云何時諸弟子即答師言我等所以得有知
見皆大師恩十六大師若欲於佛法中而出家者
亦願隨從於是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各與二
百五十弟子至於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
世尊唯願慈悲濟度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
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那提迦葉伽

耶迦葉又白佛言我諸弟子今皆欲於佛法
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許佛即答言善哉善
哉爾時世尊便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
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為那提迦葉伽
耶迦葉及諸弟子現大神變又應其心而為
說法語言比丘當知世間皆為貪欲瞋恚愚
癡猛火之所燒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
絕棄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猶在身宜速滅
之時諸比丘聞佛此語於諸法中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世尊又為廣說四諦皆悉得於阿
羅漢果爾時世尊心自念言頻毗娑羅王往
昔於我有約誓言道若成者願先見度今日
時至宜應往彼滿其本願作此念已即與迦
葉兄弟及千比丘眷屬圍遶往王舍城詣頻
毗娑羅王所爾時頻毗娑羅王昔以聚落給

優樓頻螺迦葉者既見迦葉及其弟子悉為
沙門即還啓王說如此事王與諸臣既聞此
語心大驚怪默然無聲時外人民聞此語已
各相謂言優樓頻螺迦葉智慧深遠無與等
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羅漢云何反為瞿曇弟
子終無此理乃可說言沙門瞿曇為弟子耳
爾時世尊漸近王舍城住於杖林時優樓頻
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頻毗娑羅王
言我今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隨從佛來至
杖林大王宜先禮拜供養王聞來信說此言
已方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為佛弟子即勅
嚴駕與諸大臣婆羅門及人民衆往詣佛所
至杖林外王即下輿除却儀飾步至佛前爾
時空中有天而語王言如來今者在此林中
是諸天人最上福田大王宜應恭敬供養又

應宣示國中人民皆悉令其供養如來時王
既聞彼天語已心大歡喜倍增踊躍便進林
中遙見如來相好莊嚴又見優樓頻螺迦葉
兄弟三人并其弟子前後圍遶如盛滿月處
衆星中步步踊悅不能自勝既至佛所頭面
禮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種摩竭提王名頻毗
娑羅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哉大王於是頻
毗娑羅王却坐一面時婆羅門及以大臣諸
人民衆皆悉就坐爾時世尊既見來衆皆安
坐已即以梵音慰問頻毗娑羅王言大王四
大常安隱不統理民務無乃勞耶王即答言
蒙世尊恩幸得安隱爾時頻毗娑羅王及餘
大學婆羅門長者居士大臣人民既見迦葉
爲佛弟子自相謂言嗚呼如來有大神力智
慧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於如此之人以爲

弟子爾時復有諸餘人衆心自念言優樓頻
螺迦葉有大智慧普爲世人之所歸信云何
當爲沙門瞿曇而作弟子心懷狐疑爾時世
尊知彼心念即語迦葉汝今宜應現諸神變
于時迦葉即昇虛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
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復
現小或分一身爲無量身或現入地還復踊
出於虛空中行住坐卧舉衆見已歎未曾有
悉皆稱言第一大仙爾時迦葉現此變已即
從空下到於佛前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
實是天人^八之師我今實是尊之弟子如是三
說佛即答言如是如是迦葉汝於我法見何
等利棄捨火具而出家耶於是迦葉以偈答
曰
我於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於五欲樂 恒如是轉輪 沒於生死海

我見此過患 所以棄捨之 又復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長貪恚癡 是故我遠離

又復事火福 為求將來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見如此事 是故棄火法

施會修苦行 及以事火福 雖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處 以是因緣故 所以棄事火

我見如來法 離生老病死 究竟解脫處

是故今出家 如來真解脫 為諸天人師

以是因緣故 歸依大聖尊 如來大慈悲

現種種方便 及諸神通力 而以引導我

云何而復應 奉事於火法

爾時頻毗娑羅王及諸大眾聞優樓頻螺迦

葉說此偈言心大歡喜於如來所深生敬信

決定得知如來必成一切種智審知迦葉是

佛弟子爾時諸天於虛空中雨衆天華作妙

妓樂異口同音唱言善哉優樓頻螺迦葉快

說此偈爾時世尊知諸大眾心意決定無復

狐疑又觀其根皆已成熟即為說法大王當

知此五陰身以識為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

以意根故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大

王若能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如此

觀身不取身相則能離我及於我所若能觀

色離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滅

便是苦滅若人能作如此觀者是名為解若

人不能作斯觀者是名為縛法本無我及以

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無有實

法若能斷此倒惑想者則是解脫爾時頻毗

娑羅王心自思惟若謂衆生言有我者而名

為縛一切衆生皆悉無我既無有我誰受果

報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之言一切衆生
所爲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非我受而
今見有造作善惡受果報者大王諦聽當爲
王說大王但以情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滋
繁以是緣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於境無
染息其累想則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因緣
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我譬如鑽火因
手轉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從手生及以
燧出亦復不離手及燧鑽彼情塵識亦復如
是時頻毗娑羅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塵識和
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爲常合不應離
絕若不常合是則爲斷爾時世尊知王心念
即便答言此情塵識不常不斷何以故合故
不斷離故不常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而
生芽葉種子既謝不得名常生芽葉故不得

名斷離於斷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緣亦復如
是爾時頻毗娑羅王聞此法已心開意解於
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萬那由他娑
羅門大臣人民亦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
淨九十六萬那由他諸天又於諸法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時頻毗娑羅王即從座起頂禮
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能捨轉輪聖王之
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我昔愚癡欲留世
尊臨治小國今觀慈顏又聞正法方懷慙愧
追悔昔過唯願世尊以大慈悲受我懺悔我
便於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時願先度我今
日始蒙宿願成遂荷世尊恩得履道跡我從
今日供養世尊及比丘僧當今四事不使有
乏唯願世尊住於竹園令摩竭提國長夜獲
安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乃能捨於三不堅法

求於三堅報當令王願得滿足也時頻毗娑羅王知佛受請住竹園已頂禮佛足辭退而去王還城已即勅諸臣令於竹園起諸堂舍種種莊飾極令嚴麗懸繒幡蓋散華燒香悉皆辦已即便嚴駕往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竹園僧伽藍修理始畢唯願世尊與比丘僧哀愍我故往往彼也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及無量諸天前後圍遶入王舍城當於如來蹈門閭時城中樂器不鼓自鳴門狹更廣門下更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穢塵垢自然香淨聳者得聽瘖者能言盲者得視狂者得正拘躄疾病普皆除愈枯木發華腐草榮秀涸池增瀾香風清靡鳳雀孔翠鳧鴈鴛鴦異類衆鳥繽紛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種種祥瑞既入城已與頻毗娑羅王俱往竹園

爾時諸天滿虛空中時王即便手執寶瓶盛以香水於如來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園奉上如來及比丘僧唯願哀愍爲我納受作此言已即便捨水爾時世尊默然受之說偈
呪願

若人能布施 斷除於慳貪 若人能忍辱
求離於瞋恚 若人能造善 則遠於愚癡
能具此三行 速至般涅槃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爾時婆羅門大臣及餘人民見王奉施如來僧伽藍皆悉踊躍生隨喜心爾時頻毗娑羅王施僧伽藍已心大喜歡頭面禮足退還所住閻浮提中諸王見佛頻毗娑羅最爲其首諸僧伽藍竹園僧伽藍最爲其始爾時世尊

與諸比丘住竹園僧伽藍于時王舍城中有
二婆羅門聰明利根有大智慧於諸書論無
不通達辯才論議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優
婆室沙母名舍利故舉世喚爲舍利弗二姓
目犍連名目犍羅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爲
國人之所宗仰二人互共以爲親友極相愛
重咸共誓言若先得聞諸妙法者要相開悟
無得憫惜爾時阿捨婆耆比丘著衣持鉢入
村乞食善攝諸根威儀庠序路人見者皆生
恭敬時舍利弗忽於路次逢見阿捨婆耆善
攝諸根威儀庠序彼舍利弗善根旣熟見阿
捨婆耆心大歡喜踊躍遍身停步瞻視不能
暫捨即便問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
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
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

即便安庠而答之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
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
與等者我旣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
妙法然以所知當爲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時舍利弗聞阿捨婆耆說此偈言即於諸法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道跡已心大踊躍身
諸情根皆悉悅豫而自念言一切衆生悉著
於我所以輪迴在於生死若除我想即於我
所亦皆得離譬如日光能破於闇無我之想
亦復如是悉能破於我見闇障我從昔來所
可修學皆爲邪見唯今所得是真正道作此
念已禮阿捨婆耆足還歸所止時阿捨婆耆
至前乞食訖還竹園時舍利弗還至住處時

目捷羅夜那善根已熟見舍利弗諸根寂定
威儀庠序顏容怡悅異於常日即便問言我
今觀汝諸根顏貌與常有異必當已得甘露
妙法我昔與汝共結誓言若聞妙法要相啓
悟汝有所得願爲我說時舍利弗即答之言
我今實已得甘露法目捷羅夜那聞已歡喜
無量歎言善哉時爲我說舍利弗言我今出
行逢一比丘執持衣鉢入村乞食諸根寂靜
威儀庠序我既見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
問之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
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
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
庠而見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
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
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

以所知當爲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爾時目捷羅夜那聞舍利弗說此語已即於
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舍利弗與目
捷羅夜那各於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謂言我
等已於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應共往佛所
求索出家作此語已各喚弟子而語之言我
等今者已於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
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汝等云何諸弟子
等答其師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見皆大師力
師若出家我悉隨從於是二人即將二百弟
子往詣竹園既入門已遙見如來相好莊嚴
諸比丘衆前後圍遶心大歡喜踊躍遍身雨
時世尊見舍利弗及目捷羅夜那與諸弟子

相隨來已告諸比丘汝等當知今此二人將諸弟子來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二名目捷羅夜那當於我法中爲上弟子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爲第一目捷羅夜那者於神通中復爲無上至佛所已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於佛法已得道跡樂欲出家願時聽許爾時世尊即便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彼二百弟子既見其師成沙門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隨師出家唯願世尊垂慈聽許於是世尊即復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爲舍利弗及目捷羅夜那廣說四諦二人即得阿羅漢果又復爲彼二百弟子廣說四諦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亦成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

比丘皆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衆生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捷羅夜那世尊故名此目捷羅夜那爲大目捷羅夜那爾時偷羅厥又國有一婆羅門名曰迦葉有三十二相聰明智慧誦四毗陀經一切書論無不通達極大巨富善能布施其婦端正舉國無雙二人自然無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一室久於往昔種善根故不樂在家受五欲樂日夜思惟厭離世間精勤求訪出家之法如是推尋不能得已即捨家事入於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便脫去金縷織成珍寶之衣而著價直百千兩金壞色納衣自剃鬚髮爾時諸天於虛空中既見迦葉自出家已而語之言善男子甘蔗種族白淨王子其名薩婆悉達出家學道成一

切種智舉世號爲釋迦牟尼佛今者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住爾時迦葉聞天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豎即便往趣竹園僧伽藍爾時世尊知其當來而自思惟觀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是念已即行逆之到

二十六

于兜婆而逢迦葉時彼迦葉既見相好威儀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實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衆生者實是一切所歸依處即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師我是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是我弟子佛又語言迦葉當知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欲受汝爲弟子者頭則破裂以爲七分又復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當知五受陰身是大苦聚于時迦葉聞此言已即便見諦乃至得於阿羅

漢果爾時世尊即與迦葉俱還竹園以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聰明是故名之爲大迦葉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普光如來出興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緣路所遇五百外道所共論議及隨喜者今此會中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及其眷屬千比丘是時賣華女者今耶輸陀羅是善慧仙人髮布地時傍有二人掃佛前地及二百人隨喜助者今此會中舍利弗大目犍羅夜那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虛空諸天見善慧仙人以髮布地悉皆隨喜而讚歎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轉法輪二十七八萬天子及頻毗娑羅王所將眷屬八萬那由他人及九十六萬那由他天是汝等當知過去種因經無量劫終不摩滅我於往昔精勤修習一切善業及發大願心不退轉故於

今者而得成就一切種智汝等宜應勤修道
行無得懈怠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頂戴
作禮而退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音釋

履 竭戰切 屬也 蹈 徒到切 踐也 閻 苦本切 門限也 躡 必益切 足不能也
也 危 野鴟切 野鴟也